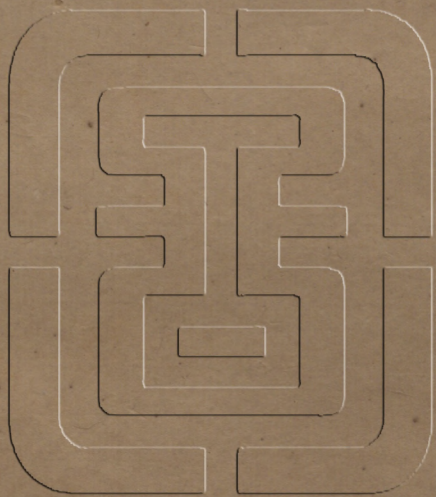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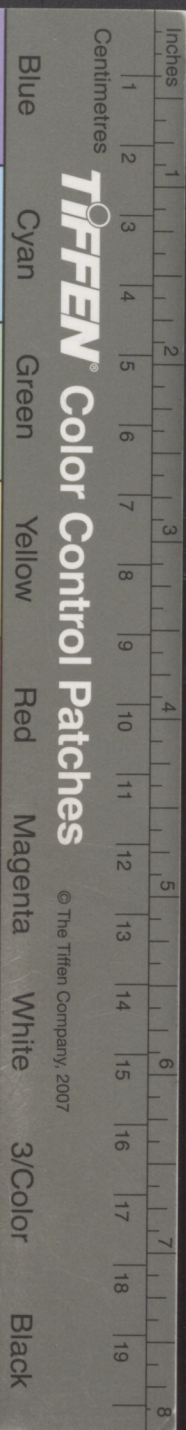


280



樂城集

一六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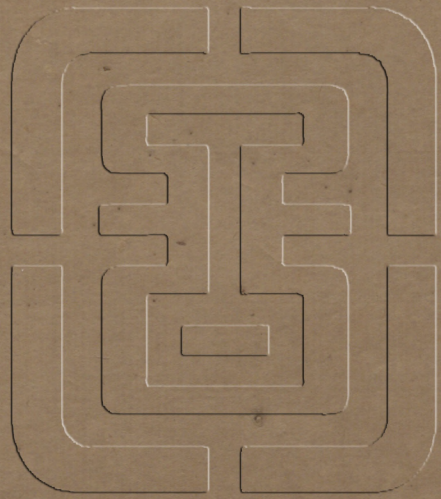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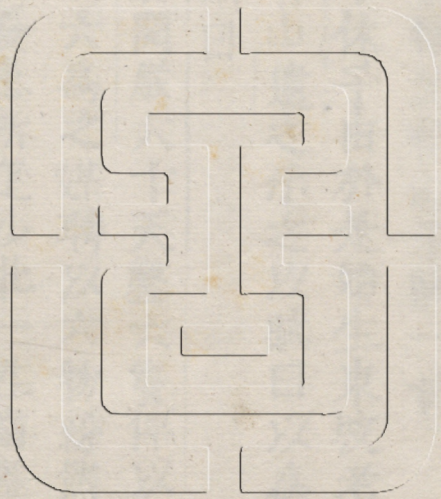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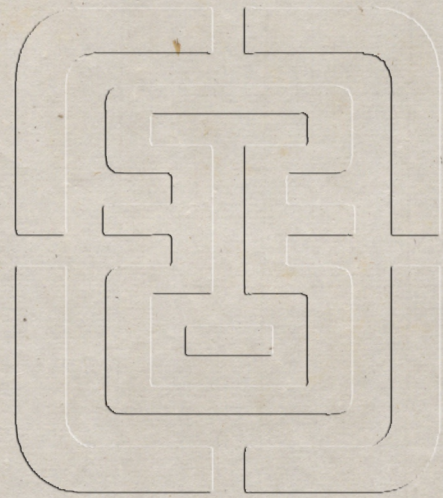
樂城後集卷第五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一首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  
沉水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爲子壽乃和而復  
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  
漠然靜一六爲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  
光寵所眩憂患所迫少壯一往齒搖髮脫失足隕墜  
南海之比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



蘇坡後集 卷五  
色聲橫驚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眎內觀  
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  
風雨摧斃塗潦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骼巉然孤峯  
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鉢香蓋通國  
王公所售不顧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  
蘭茝棄擲越人髡裸章甫奚適東坡調我寧下我息  
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  
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  
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非二非一無明所屬  
則真如窻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

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  
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  
求與東坡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一首

昔予謫居海康予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  
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  
旣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  
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  
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  
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  
而奚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歡其足追蹈天運之自  
然意造物而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  
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  
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焉則存俯仰衡茅亦  
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箠瓢而愧顏感烏鵲之夜  
飛樹三迭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却掃而閉關知  
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  
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廡堂已具而無栢歸去來兮世  
無斯人誰與游龜自閉於床下息眇繇乎無求閱歲

月而不移或有爲子深憂解刀劍以買牛拔蕭艾以  
爲疇蓬累而行捐車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  
疑立散衆說之糾紛忽水漬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  
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巧惟知時時不我知  
誰爲留歲云往矣今向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尚可期  
相名廩之億秭知春籟之耘耔白首之章紱信稚  
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州擇勝亭詩一首

予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  
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

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既成不化  
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記于舟  
前炊釜蓄後鑿匱澁晝設豆觴夕張衣調出入濤瀾  
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夫留  
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游外纏羸常  
內輯貂馳美木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兎鹿聚爬薪樵  
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肅水乾風捲雲收所至成羣  
不懷一畝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翼為華堂湧為層樓  
繚以修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葉之不忍  
徙去莫由矧茲士夫况焉周流如鷺巢春知不期秋

脩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  
寒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  
山磬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賴尾甚清  
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  
民曰公來庶幾無愁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一首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儋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  
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

雲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豈逢階弁斯阻夢往從之  
引手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佇晚稻欲祭白露宵濛

人飲嘉平漿酒如江雷人以十月臘祭我獨何爲觀  
成于窻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  
足相依所鍾則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  
以長生跋扈飛揚誰匪南柯連歷相尋憂喜雜和我  
游其外所享則多削迹援本其如予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一首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儻耳之不耕子居海  
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鱖  
蟹鰕故蔬果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貝故藝蔴而  
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于四方之負販工

習於圖杜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  
手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  
篇以苦其窮庶或有勸焉

我遷海康實編千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  
不問所因願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  
果蔬蒲荷百種咸植糞溉耘耔乃後有穡爾獨何爲  
開口而食掇拾于州搜捕于陸俯鞠婦于仰薦昭稷  
閩乘其媮載來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  
視汝長久孰爲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臯取足南畝  
后稷爲烈夫豈一手斷木陶土器則不置績麻繅璽

衣則可冀樂餌具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愧  
莫爲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履以爲不信  
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贊一首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迫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  
見之而驚人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它哉夫人皆  
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  
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温  
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温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  
之而况吾身乎温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

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真贊一首

長老順公昔居圓邇從先子游數日耳頃予謫高  
安特以先契訪予用三子嘗問道於公以搐鼻爲  
答予即以偈謝之曰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  
別鉗鎖公領之紹聖元年予再謫高安而公化去  
已愈年矣其門人以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贊之  
曰

與訥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  
可名爲老慈愍黑闇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



訪我高安示搐鼻語再來不見作佛縑素向也無來  
今亦奚去

自寫真贊一首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悞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  
社酒盈壺頽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一首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凉滑甘贍足大衆逮  
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  
公佳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

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  
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列衆渴得飲  
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  
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灌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  
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詐我  
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樵卧帳頌一首

子瞻在黃日以卧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儼老  
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答紹聖二  
年九月訪予高安戲代答之

鐵牛正卧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為我害爾  
是地獄業安卧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為降魔設

夢齋頌一首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  
所至居室為作頌曰

法身充滿虞處皆一初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  
生非實中以寐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  
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  
寤寐無非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一首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  
光元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  
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  
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  
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  
蛻去演甫為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  
寧甲申歲予閑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為我道此因  
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非獨道家事乃瞿曇正  
法也

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

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  
 飢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  
 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關而念一一與子兵  
 念一之至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為一與一為一  
 人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欒城後集卷第五

欒城後集卷第六

孟子解二十四章

予少作此解後失其本近得之故錄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  
 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為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  
 則有為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  
 為利也惟不為利故利存小人以為不求則弗獲也  
 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  
 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為囿而不害於民

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  
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  
爲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  
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刑貴賤  
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  
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  
而爲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  
天者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

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  
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  
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  
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  
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  
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  
以爲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

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  
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  
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證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  
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  
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  
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真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  
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  
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  
方其鬪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

之可畏也然而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  
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爲勇有退而  
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  
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  
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氣血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七  
一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  
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  
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

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  
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  
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  
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  
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爲之則其  
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  
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

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  
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恥然之身而歸天  
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至先信力不及而勢  
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  
也養志以致氣盛以克體體克而物莫敢逆然後其  
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  
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  
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不多也多學而燕守  
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  
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

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  
之北宮黜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兩也孟施舍之養  
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  
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黜之守氣不如孟施  
舍之守約北宮黜似乎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  
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人受也自反而心  
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爲之  
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  
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

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  
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  
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  
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  
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  
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  
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  
強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  
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  
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  
火而喜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  
爲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  
其病未有不覺而自立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  
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  
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爲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  
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  
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

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  
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  
其在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  
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  
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矣  
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矣多



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終於精篆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寘之於陸而安失目陸而後有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簞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為世

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為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為不可也仲子以凡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為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

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纪之果汚也而不食於  
毋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毋則不食以妻則  
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  
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克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  
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  
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  
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  
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  
克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  
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

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  
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克  
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  
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  
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  
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巳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巳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大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

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巳矣故者

以利為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為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耻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耻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

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為清冷之淵或以為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諭智以力諭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

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  
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  
而又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  
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  
中非尔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爲一中矣  
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  
子曰孔子從而祭臠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  
反也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之故也去於臠肉之不至  
爲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

君之罪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爲主也均性而已非  
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  
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  
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  
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  
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  
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  
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  
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  
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

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  
火能上能焚者爲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  
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哉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  
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爲善桀以爲惡是謂  
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  
非性也

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  
爲父而有卅朱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君而有  
微子啓王子比干女在其爲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

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  
以免我是以去於膳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  
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  
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  
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斐止於正而不必信  
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大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  
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  
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

壽則爲之夭則廢之夭壽非人所爲也而真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夭壽之無可爲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爲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爲命巖牆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

人之爲不善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爲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親事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色也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爲天性也

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纒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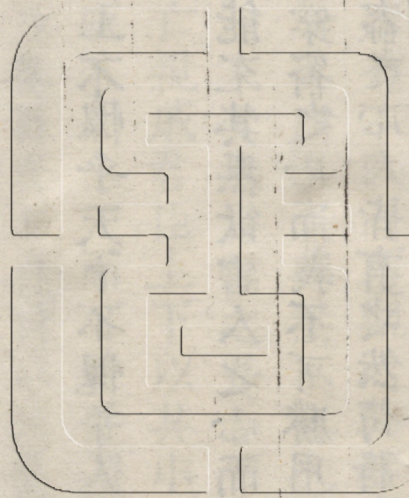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

之有也孟子之爲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欒城後集卷第六



欒城後集卷第七

歷代論一井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子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以爲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爲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旣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爲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爲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頰川身世相忘

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踈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已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堯舜第一

堯之世澤水爲害以意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志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未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君

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旣攝事黜鯀而用禹澤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旣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

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爲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三宗第二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  
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田三十三  
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  
之乂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  
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  
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  
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

也至其享國長乂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  
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乂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  
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  
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  
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  
而害民乂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  
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  
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  
比是以乂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第三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郡相

距皆百里千里之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斤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

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  
武王封之周公人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  
徒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  
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  
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  
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  
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  
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  
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

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較九  
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  
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  
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  
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  
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  
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  
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  
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  
也楚蔣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街沃蓋平川廣澤可以

爲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爲小  
頃町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  
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  
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三者旣不可信則凡周禮之  
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  
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  
此遷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 五伯第四

五伯桓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  
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

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  
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  
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  
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  
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  
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  
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  
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  
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  
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比其所以全師

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邪鄆之君爭鄆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鄆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丹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

之而尚何以爲伯乎於乎此一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 管仲第五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爲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爲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它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

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况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陽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

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瑩趙武第六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相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耳文分之後前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不



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失惟知瑩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敵楚而服鄭此則知瑩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也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

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苦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之忍也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

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第七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

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旣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標悍禍賊嘗攻襄城襄成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冬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

續城後集 卷七  
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第八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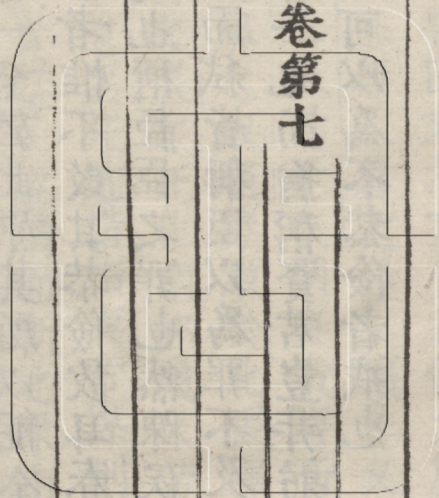
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火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於乎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漢景帝第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漚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斤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允雍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違衆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

母第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皆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樂城後集卷第七



樂城後集卷第八

歷代論二

漢武帝第十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  
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  
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  
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  
亂矣漢武帝卽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  
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  
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徃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

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徃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

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第十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

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夫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

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老光不識也其後雖聞父陰不雨之言而實夏侯勝感蒯瞶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

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誰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心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

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第十二

漢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卽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旣而傳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旣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



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劾免賢七郎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勅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亡國之憂成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

楚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士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第十三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至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有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旣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

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  
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  
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筭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  
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辦者  
及既獲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  
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  
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讖者棄專以一身  
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  
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  
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

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下第十四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  
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刀焉誅產祿立文帝  
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  
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爲悟則  
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  
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  
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  
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

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仕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

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

哉

隗囂第十五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  
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桀歸之形政修舉兵甲  
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  
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  
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遠方望  
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  
政修民附資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臣既徂之  
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

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  
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  
國蓋不足恠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  
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  
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  
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  
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  
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為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  
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

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第十六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將諸豪桀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

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榆邑光武聞之救禹以時進討禹國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亦眉西走扶風禹方入長安謁祠高廟叔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

感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第十七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

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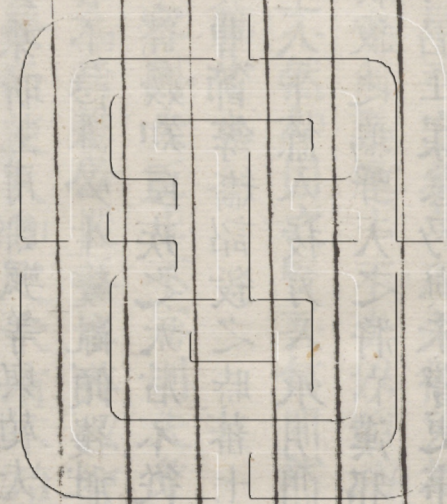
其資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七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第十八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上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

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訥訥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倡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貧哉

樂城後集卷第八



樂城後集卷第九

歷代論三

荀彧第十九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  
 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  
 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於  
 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  
 致其筭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  
 晚節復疑而不乎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  
 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





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埃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項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第二十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又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

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旣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矣借乎謀之不善荊州旣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旣降張魯下漢中

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峻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歸獻子謂武子曰

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遂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帥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詡下第二十一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

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嶮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陵江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取言謝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耻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欲晉之無釁謝安乘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折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

人者皆耻不若怵於外之患也

劉玄德第二十二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張於荊州吳乘其敵羽以敗死先主欲為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友相親與魏為敵則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為失所先後矣先主文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

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  
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  
之遺忿則未為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  
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  
伐吳為失計矣哉

孫仲謀第二十三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  
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  
霍光也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權酷與民休息而天下  
復安九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蜀也

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  
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  
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  
魏其遠甚矣大帝方其蜀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  
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  
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  
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喪  
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  
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  
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

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第二十四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

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

異議者以仲達疑光孰為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  
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  
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  
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  
異志一搥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  
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  
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  
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  
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  
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為國必

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第二十五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  
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  
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  
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  
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  
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  
而知人心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  
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

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且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縶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

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齊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後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

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  
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木子毋弟秦軋王都  
督關中楚王瑞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  
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  
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  
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  
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  
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  
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  
不審矣

羊祜第二十六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  
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  
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日不可  
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  
武子不能用大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  
寵諸大夫富而陵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  
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  
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  
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



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  
句踐及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  
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  
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  
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  
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  
失衆有亡國之豐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爲未可取  
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  
之祜歎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  
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

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實  
充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  
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踈賢臣  
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  
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  
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當亡故人當生於憂患而死  
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  
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  
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成越也吳計不亡則

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祐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卜護諸將祐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惟祐此言蓋亦憂在乎吳矣憂在乎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第二十七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一也形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

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

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以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卿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號法術而天下貴名刑魏文始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藉父子張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理法之成其姦也故蔑弃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不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

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貧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喪期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亦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拔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刑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纒諛以求進外則聚歛以求售廢端良聚苟

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  
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揚墨塞路而莫  
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樂城後集卷第九

樂城後集卷第十

歷代論四

王導第二十八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  
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  
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  
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寬  
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  
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  
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

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旣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涼邑此二豐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舍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

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伐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福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

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  
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  
邑將焉往子大叔白若四圍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  
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姑先安大以待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  
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矣人之  
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遂豐卷戮子哲  
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  
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  
晏子子產則遠矣

祖逖第二十九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強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  
敵強則利於自守遠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  
江以江淮爲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七亦無  
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爲北伐  
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  
苻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  
兵將奔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  
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  
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云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

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為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辨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温東討慕容皝征符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勤及宋武破廣固陷張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三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温終敗以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况下其者乎惟晉

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豐毒流中原耳令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將命使若逖等為之統主郡國豪桀必有應者沉弱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也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為入深計也石勒遣兵攻逖七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後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強

不敢以兵窺其境逃毋葬成臯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逃不荅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逃快快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爲利者惟逃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爲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符堅第三十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實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

爲圖鮮卑羗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稽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豐而堅之堅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萇



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而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子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七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壬而撫寧之

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忠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慮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亡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復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葦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葦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覩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武帝第三十一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愴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者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亦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片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

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爲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羗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

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及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有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廟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

錫之淫名尚可以爲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第三十二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上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弑君而國人之所不

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替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城至其謀臣呂甥卻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

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在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逕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旣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寯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旣壯而爲商臣之亂華寯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

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荆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輕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蹈篡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

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傳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第三十三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形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資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未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

人惟顏子魯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  
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  
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  
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  
卒不與其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  
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  
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  
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

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  
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  
之矣秦姚與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  
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  
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  
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  
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  
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  
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  
期年而以弒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

悟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絜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茂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

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第三十四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羣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大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問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

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七辭曰時平先長敵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

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吾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唐太宗第三十五

唐太宗之資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來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  
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  
周史史曰其當玉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  
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  
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禳孔子聞之曰楚  
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  
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旣平征伐  
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  
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僮而克之其賢  
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誇當

時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旣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  
兄弟栢領承乾旣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  
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  
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識言  
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  
淳風曰其兆旣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  
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  
已老者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季氏若殺之復  
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  
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

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飾俠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帝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帝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它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

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旣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難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旣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狄仁傑第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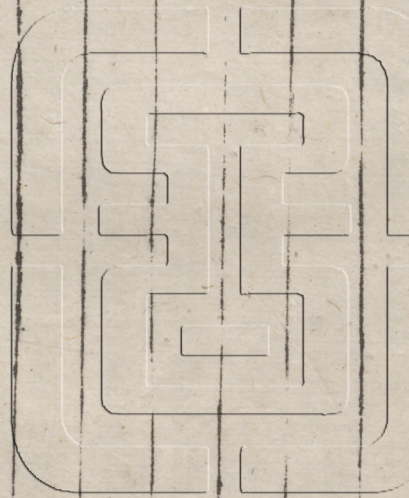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

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  
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  
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  
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  
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  
下所無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  
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  
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  
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旣立  
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

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太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  
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  
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  
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  
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  
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  
天以此做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  
傳之子孫大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  
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執親  
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官

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於房  
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  
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  
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  
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  
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  
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東  
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  
不如是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  
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

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  
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樂城後集卷第十一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第三十七

唐玄宗憲宗皆中與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償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羅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斥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

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令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真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蓋於民者耳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

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栢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中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

忠而聚歛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鏞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乎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鏞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鏞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歛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

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姚崇第三十八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

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  
 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  
 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  
 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  
 崇所親吏趙誨以財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  
 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  
 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  
 問崇崇曰符堅故毀也山有朽壞而崩木蠹而折理  
 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  
 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已也百司已戒供

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  
 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  
 還長安裴輝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  
 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官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  
 令妨農獨赦所過相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  
 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  
 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  
 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  
 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  
 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



安祿山則用輔瑯琳專以適己爲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第三十九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爲無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故無妄之田不耕獲不蓄畝則利有攸往其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邑人之焚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獲必蓄而後畝小人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獲不必耕也於道可畝不必其所蓄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首行人也而責得於邑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何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論之請治籍外羨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壽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

甫景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大行之不疑於是羣臣爭爲聚飲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爲進取之術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沉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推四之

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今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爲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第四十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莫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關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

以作巫醫善人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以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二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季晟出禁衛之女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筭閒架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贊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

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老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畔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上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氏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

贊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遠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何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詞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曰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搆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驅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仕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比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

怯贊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旣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間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可帥張絳旣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而贊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

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齋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其執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著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贊反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可以言智矣哉

牛李四十一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

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吏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止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議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役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困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

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廷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制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憂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增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僧世則

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季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止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季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哲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如其皆備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

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倖然小文去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襲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第四十二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色靈

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貧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卜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曰之奉民怨兵怒國有上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廉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反目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

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  
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  
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  
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  
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  
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  
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帥有重兵崇韜不死河  
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  
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豐以伐人蹈齊潛之禍  
而以爲安借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 馮道第四十三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雖無士  
君子之操太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  
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  
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桓之子貢以爲不仁問  
之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  
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  
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  
子旣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  
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



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  
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  
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  
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散任之且人有君而弑  
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死之而爲何亡之將庸何歸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  
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  
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  
爲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

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  
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  
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  
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  
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  
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  
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  
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  
乃立相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  
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誓甚

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  
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  
無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  
間日與虎兇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  
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  
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兵民第四十四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  
割燕蘇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界之才界  
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

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  
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不可以爲役而祿從之矣  
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  
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  
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昇之才而無以資  
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羣起爲盜則無以求  
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  
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衝兵  
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黠涅之兵分布  
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

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成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而不敢肆屠則學弓劍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頗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盡於養兵而又較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鞭扑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燕薊第四十五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屈體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

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爲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之所以原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弭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棗栗之饒燕玉帛子女之富重歛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羶飲乳之裕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麩之美至於茗藥橘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醺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爲禮義吾無割地之耻而獨享其利

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內苦藩鎮背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玉遺黎解辦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王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以皮弊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變乎



